

皇

明

書

皇明書卷之三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姚尚書夔浙江桐廬人生一歲而孤母屠夫人撫教之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稍長通貫經史入太學爲李忠文公所知正統中舉會試第一擢給事中景帝監國議卽真陞南刑部侍郎嚴獄無滯囚三年召入禮部英皇卽位調南京未幾復召天順二年改吏侍七年以南陽薦進禮尚書上見夔儀度奏對具都雅則大喜憲宗卽位率

羣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事四年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謹小星薦藁之分
以兆百男之慶 睿皇帝崩議合葬 䟽別賜審語
具禮儀中已又言今京城六街疲癯殘疾之人扶
老携幼悲號道路見聞不忍適以干天地之和且
是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
先矜寡孤獨望特敕巡城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
之諸殘疾有家者責親隣收贍無家者收入養濟
院廩贍之其自遠方來者暫收養候春和資行糧
遣還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

之一端也詔順天府收廩如章五年代崔恭爲吏
尚書獎誘後進振拔淹滯意所甄識不避親故時
屢有災變夔力言自古禍亂常起於饑饉災傷毋
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疚心危論冀上感悟因
乞歸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先是李文達柄
國而王忠肅秉銓衡最久李冢宰繼頗推轂北人
會秉以譖愬罷內閣彭商二學士各欲有所用彭
意在忠肅商主夔而尹侍郎又欲得之爲諸言者
所訐乃用崔侍郎恭數月去而夔用北人至爲誹
語欲殺之夔卒尹侍郎旻乃代選法通敏賢愚皆

說後爲內閣萬安尹直所惡共構之科道頌劾其子侍讀龍招權賄竟父子俱敗名奪官

約論日記有之邇臣守和宰正百官非謂臣人者當和衷守正公命賞於天而不私耶夫帝臣不蔽簡天下才爲天下用在帝心惟命又何以南北睽也輿樞微有向而言者簧鼓瀾激靡靡焉可不畏哉風始於茂陵初以濫觴迄于今悲夫

項尚書忠字蓋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己巳以員外扈駕北征羈虜中飼馬得間走歸七晝夜乃竟達宣府以得還遷廣東按察副使謀報流賊携男婦數

百剽高州被執忠曰流賊無携家理必吾人勿殺
已訊俘果良家子婦被掠者盡釋之陞陝西按察
使陝右饑不待報輒發廩賑全活者萬八丁內艱
陝人赴闕乞留者數千人詔奪服還任徵爲大理
卿陝人復詣闕留陞副都御史留巡撫時洮岷番
亂調兵討平之成化元年虜入延綏邊擊却去關
中水泉鹵故有龍首渠久湮廢爲開渠三十里涇
陽鄭白渠亦久廢募工疏鑿之固原土達滿四叛
督師討守必克議不變而賊平語具邊防中召還
臺進右都御史撫賑京畿災發廩賑吏設法獎勵

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數萬軍民全活者數十萬人荆襄盜李鬍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倡流民九十萬爲亂剽州縣忠出總督軍遣持榜入山諭降者四十萬人負險固不服發兵俘斬者二千人編伍者萬人進左都御史留撫治獻便宜十四事會星孛天田嫉忠者謂荆襄殺戮多所致忠再疏自明言誠妄殺當爲國任灾死不恨然實未嘗妄殺因乞骸不許召還臺然荆襄以搜斬故賊不起者三十年十一年陞刑尚書尋轉本兵爲汪直所構逮而罷語具宦者事中久之復兵尚書致仕

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忠明果儻練吏事體悉
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無詭隨子孫多舉進士
至大官

余肅敏公子俊四川青神人幼孤有大志景泰中舉
進士爲戶曹開霽精敏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一
言立斷出知西安西安爲關中會府諸節鎮大臣
使車往來戎務民事極冗繁難治子俊從容整暇
而剴理秩然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齟飲多
病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徧城市人得戶汲今
號余公渠涇陽山高下其水溉田水迅不得蓄出

庫金遣强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成化中陞副都御史巡歷綏遠廣榆林城請謫戍實之教榆林蓄種開學而榆林爲重鎮於延綏築邊牆創堡塹崖砦亘二千里自是虜寇益希諸經畫具邊防中移鎮陝西條弭盜安民選將厲兵之法凡七疏上皆著令召入兵部爲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及虜所從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覆輒中事機宜致仕去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又能知錢穀經費握筭盈縮諸少年敏給者自以爲不及也十八年出督宣大山西三關

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已復召入爲本兵子俊凝
重簡默外和內剛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符
檄必會文切理揮筆立就所敷歷多在西北邊而
榆林修邊功最偉嘗有言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
有建樹卽近且小必爲國家垂百年規又曰大臣
謀國遇大利害當身任無養患市恩方延綏修邊
時怨謗紛起持益堅迄成功垂百世利本兵時以
宣大爲國北門欲推榆林法具行之諸邊因讒沮
竟不就卒贈太保謚肅敏弟子橐舉進士授戶曹
請教子俊曰誠能動物惟積誠自能消僞又曰人

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世以爲名言

程尚書信南直隸休寧人正統中進士給事中事

景皇帝首薦大理卿薛瑄虜犯京師巡京城西門
都督鐘禦虜西城戰失利呼城門求入信不可疏
言朝廷舉國兵以授鐘今小跌宜趣使更戰則鐘
必效死倘開城入之虜益強人心危矣上立詔
勿納鐘虜逼城鐘兵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
史楊善從城上鼓譟發礮石助之虜稍自引卻遂
請敕石總兵亨于少保謙移營關廂外號令諸將
捕逐虜已出使蜀還言道過畿輔畿輔民大饑乞

賑貸又言河間因虜患罷學官生徒乞復舊明年
應詔上中興固本十事請隆孝友之實荅天心天
順初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信鈞考急石亨等患
之乃上言請馬隸兵部信曰太僕本主馬政 高
皇帝諭太僕言馬數勿令外人知今隸兵部馬登
耗太僕不得聞非國家所爲設職官意也卽如是
有警馬不給請獨責本兵 上是信言復歸馬總
太僕考二年陞僉都御史都指揮夏霖倚與援不
法信條上其狀霖行賄得脫都御史寇深遂劾信
詔諸責自辨不引咎逮詔獄調南太僕少卿成化

初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險以叛破合江九縣以兵尚書督軍至永寧分大軍爲三道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而自督番漢軍向金鷺池克期會大壩大軍至渡舡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攀崖上順風舉火焚龍背豹尾二柵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倚其後四川雲南軍扼其左右矣賊大驚走斬首五千級餘走天井水磨二洞洞二竅幽暗不可入乃土石室之圍守月餘而賊盡於是請徙瀾州衛於渡船舖名大壩曰大平川立長

官司其中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而事平論
功兼大理卿七年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
四兵弊當申飭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戮
以捷聞中朝亦以捷賀上下相蒙使戎狄益肆四
方流民聚荆襄間不區畫將變卽起中土天子
六師當居重馭輕今京營士馬疲耗甲兵鈍朽非
大更張緩急將可慮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明年
致仕又明年卒謚襄毅信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筭
不輕洩征南蠻時制詞得專殺命官迄班師不妄
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也顧閫外事不易集假

大臣柄令得有竦懾今事幸可集而專非分自予必且有奇禍矣出南部庶事一不干有司曰參贊謹非常耳有司事非所宜與能避遠權勢如此子敏政官翰林學士博瞻多通官至禮侍郎

朱都御史英湖廣郴陽人正統中舉進士爲御史首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巡浙江處州盜葉宗留反討平之成化中以陝西叅政調兵食固原葉文莊信之事事咨諏以都御史巡撫甘肅條邊事上中窾要以僉都御史督兩廣代韓襄毅雍時大征後民多死鋒鏑及散走崖谷又歲荐饑至連城數百

里無煙火而襄毅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捕猶僮
輒殺威行百蠻英至太息曰此如治病用峻劑良
已然臟腑則既虛矣非輔以梁肉元氣何賴乃一
主於撫柔竭力勞來撫綏疲瘵徃徃使復業約飭
將士寇來仍在伍不許輒進兵諸峒民有倡亂者
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一切征需供億之費蠲
節十五六禮賢勸學疏南海陳獻章學行於朝乞
大用數年間流人復業者數十萬家府庫充實或
請以羨餘進者曰王者藏富於民在郡縣固朝
廷有也今吾進以干寵兩廣事叵測脫一旦有變

卽餽餉當安所從出乎竟不上居嘗言事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不敢以病民居處服御如寒士在督府久一不以家累自隨衙齋蕭然獨從老蒼頭二人而已陳獻章以爲入其室神爽頓清如夜入三洲岩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云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

鄒都御史廷墳湖廣巴陵人景泰中仕爲淳安令政尚慈惠急民所疾苦不求赫赫名終無知者都御史張鵬撫廣西以爲古循吏薦知梧州府會憂去改貴州程番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錯雜難治悉意

經畫凡城郭衙衛祠廟解舍畢以次興建諭諸吏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敢不戢墾田不踰畛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巡撫貴州平黑苗有功以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鎮梧州廷瓚性寬大不瑣瑣念兩廣困甚益思安靖屬吏有賢者輒薦舉卽不職特去其一二泰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俸出於民毋爲徒費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每出則成功鬱林州雲鑑大桂諸種咸以次削平歷官處事待人一於不疑雅量恢廓莫窺其際而動中機宜其明炳人亦莫及也卒贈太子少保謚

襄敏

夏布政使寅字正夫南直隸華亭人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官南吏部主事日取羣經及百家語讀之爲文章淵閎奧密陞副使提江西學專崇行實抑浮華閱一日數行下所識拔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士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霅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頒夏叅政檄乃可寅檄至立解散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曰勞而不怨斯可矣嘗䟽論國家大勢在

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都竝建其勢宜常合
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爲南北走會今存饑當
賑臨清又南北咽喉一暫梗爲害不小宜選大臣
有望實者鎮之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爲出
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復鎮臨清他論
列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於政
本自登仕爲郎二十年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
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可惜問何也曰此生不
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
惜也人以爲名言時有仁和夏時正亦有文行歷

官大理卿巡視江西斥貪殘革冗徭放無名稅千
餘萬致仕去僦舍以居業盛稱其文如春空層雲
動含雨意云

曾侍郎翬字時升吉安泰和人舉進士觀政工部奉
檄治永興王墳諸餽遺畢却官刑曹訊鞠務得情
諸司奏牘浩穰若事關權力者司寇輒命翬翬無
所左右一斷以法以薦陞廣西右叅政廣西多逋
賦徵督苛急而戎伍逃亡者冒支餉如故翬清之
而邊儲漸充思明土官弟黃竑謀奪嫡殺之往卽
訊竑以金二十斤請緩獄拒不納奏當上而竑言

易儲事徵用衆爲輦危之而輦自若也太平府邊
南交永樂中運鹽餉征南之師兵罷鹽留太平者
歲役民守視民苦之輦太息曰樹生鹽鹵中已長
大是消耗多矣奈何猶以累守者爲乎具奏請以
鹽充俸而罷遣守者民歡呼稱便改叅政河南清
軍御史務多得軍以補伍輦與共事歎曰兵民二
籍焉可誣也有可辨者輒辨之天順初入覲言每
歲兌軍糧至臨清入倉復出兌出納多滋弊乞軍
於水次交兌便報可下至今行之陞山東右布政
使山東舊苦河塞又適水旱輦殫心賑恤河役百

有需多方畫一不以煩民曹州奸民有指新墾田爲無糧者獻戚畹暉曰法墾荒許爲永業今奪之可乎事得寢轉河南布政使歲饑民缺食而賞軍需數萬兩暉計開封倉糧且百萬出平價糶之民饑賴以濟而軍餉亦充成化初以刑左侍巡浙江省重役減官租摘奸吏禁刁訟所薦舉後皆爲名臣還部中貴有怙寵殺人者奏逮治論如法不報衆爲暉危之竟報可部臺科道咸吐舌以爲難致仕卒

高都御史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齟齬時割股以愈

親景泰中進士官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河南徙民耕故淤地歲收畝數鍾議者欲履畝定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平陸忽復爲巨浸而歲額不改必且厲吾民矣天順四年御史劾來朝官語觸上怒詰䟽出誰手明自言實草䟽不敢累他人都御史寇深素重明乃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出高明手今一䟽有抵觸罪小幸上寬貸上乃喜顧太息高御史能吏部擬山東按察使上謂高明宜內任又曰明可任都御史成化初擢南院左僉都時南京法久縱弛明振紀綱

劾罷諸貪酷吏會淫雨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
皆陰盛陽微宜修省以回天意楊州鹽盜作亂守
兵失利敕督捕明造巨艦榜曰籌亭往來江南北
督戰諸竝江高山置邏堡望候賊賊出沒蹤迹輒
露不得逞江海間立靖中官鬻私鹽縛儀真指揮
羣卒大閱則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
巡撫縱玩狀及陳鹽利害十餘事衆起羣咻之明
請終養去成化二年上杭盜作卽加賜明敕令便
宜討賊乃力疾行赴閩先文告諭撫之不聽進兵
搗其巢誅其渠餘竝從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

定縣控賊海口有矯令募亡命謀不軌者明不欲再起大獄或乃主用兵立誅妖言者而定事已卽䟽乞休納符敕去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屈士築蚤閑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陶布政使魯廣西鬱林州人也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新會丞時年方二十適廣西徃流劫雷廉高肇勢將及新會魯帥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

守賊至不能難而去累功遷按察司僉事備兵九
歲滿進布政使兼副使奉敕撫治兩廣嘗平後山
賊置從化縣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
置新寧縣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皆身冒矢
石保障兩廣者四十年嘗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
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列寨屯
守賊備嚴若遠遁兵卽寢不進稍懈弛備或遁久
不得耕或出剽歸卽數路竝進亟掩之往往不戰
而殪每兵行署檄付裨將曰某封某月某時發及
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至則數路兵畢會故嘗

所征盜盜無能遁者而兩廣大安常宴客密部兵掩盜樽俎未徹而馘已獻坐客不知也民稱爲三廣公云卒蔭子錦衣千戶世襲

陳憲副琦字粹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中任江西按察僉事遷貴州副使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其里人胡甲所被殺官執訊胡胡誣服琦疑之曰豈有身殺人而自置諸門者訊之則儒生有宿仇瞰生夜適胡也而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爲曹晝行剽無禁琦得其曹伍一人善遇之因得知其巢掩捕之立盡清戎御史煽酷虐蔓引平民琦

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令民自首實爲御史苦
掠誣服者二百家悉縱歸農比御史罪去民手瓦
石伺擊之而爲歌謠以頌琦琦所至興學獎士見
常素有文行者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藐如也竟
以是罷去始按江西時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
利積數年無敢決者琦盡奪其地歸諸民李嚙之
未發也後李爲吏部考察見琦名卽泚筆抹去之
物論譁然貴州軍民抗疏畱不報琦罷歸吳中家
具蕭然至鬻書自給云

約論曰成化時理大物豐淳散撲解幽陰巖據四

方益多故矣乃其時藩宣撫靖安攘保大之功茂焉則豐芑數世之遺人故也襄毅肅敏之督師恭簡襄敏之撫定庶幾哉文武爲憲矣易之辭曰勿憂宜日中讀夏正夫國家大勢之論滋爲凜凜懼矣

張給事中寧浙江海鹽人舉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謇諤自將宛平等縣以和買繁重乞勘舖戶均派寧奏言法出弊生惟節省以甦民困無爲勘勘必有手實告緡之弊弊且益滋丙子順天鄉試內閣臣陳循王文以子失舉訐考官寧上言文循以元宰

而爲子暴才訟屈陷考官失大臣體聞者竦然以
災異詔言乞詔府部院將秕政弊法當改者條奏
且勸上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隱微宜漠間一念
合天自足以格天望深留意上俞行時石亨擅
橫事關禮科者立舉奏上由是知寧奉使遼東
朝鮮亂令自擇便進止寧曰君仁臣忠敢自便乎
卽語鎮守官調官軍肅陳律以待而徑前導揚威
德陳譬禍福竟致命而還寧在科章無慮百十上
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尤眷
注嘗獨召對對廷臣稱爲直給事中欲大用不果

成化初首勸開經筵薦尚書王竑李秉言人望時
有建言以天縱二字加孔子謚號者寧以爲孔子
道大德尊所宜行其道以達天下傳後世不在封
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輕重也事遂寢 皇太

后生辰建齋醮大臣醺金錢爲資福寧言 皇上

本孝心以慰悅聖慈無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
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走釋老宮捧辦香
爲祈祝行之壞風俗傷民教不報會南京六科以
劾內閣俱謫逐寧會六科申救忤輔臣意會有忌
修撰岳正僞爲正劾輔臣章流布者於是正陞興

化知府寧汀州知府而去時論惜之寧偉貌修能
雄文直道結主知而不竟諸用比守郡先教化後
刑罰盡除諸苛政厲民者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
郡事一新寧爲言官時不下人至是上官輒摧抑
之遂致仕去家居三十年乃卒養高林壑閑家有
則菰蹤無玷云

陳編修音字師明福建莆田人爲人古貌古心於世
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尺幅小事無不可不可輒
曰也罷也罷云者姑置之詞也遇大事有不可必
如其志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士結舌以言爲

諱音以編修上疏言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霽威疑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新會舉人陳憲章置之閣部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而妖妄息矣不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往吊祭者翰林獻未之詰也一日徐侍讀瓊言於衆

曰時如此且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音不能忍
奮然作色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臣天下其謂
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
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部列校突
入兵部郎楊仕偉家縛拷掠其妻衆駭莫敢闖音
鄰居登墻呵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
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某也
聞者爲縮頸閣學士劉吉之起復也音自南京與
書止之吉不悅後當路有缺吏部進擬音吉輒沮
之曰腐儒也不可用仕止南太常寺卿音爲文典

實遂經學四方士質經者填門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其門王文恪作傳稱以爲篤行君子云

鄒吉士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慧穎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過目不忘貧寓龍泉菴讀掃樹葉焚之照讀達旦如是者三年弱冠領鄉薦第一郡人聚觀智馬上口占有世上許多難了事之語計偕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今小人在位羣邪熾然智此行非爲會試正欲疏上天子願進君子退小人

耳言誠行天下其庶幾乎恕咲而不荅弘治初舉
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 上䟽論少師安少

保吉太子少保直皆小人當退致仕尚書恕尚書
竑副都御史韶皆君子當進語具帝紀中䟽入不
報而爲諸柄臣所仇忌特深已御史湯鵬爲劉吉
所中下詔獄諷錦衣衛因鵬辭逮智苦訊之智身
親三木僅餘殘喘而神色自若無屈撓狀言智與
鵬等往來會語或論經筵不當以寒暑輟講或論
午朝不當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風俗
浮沉或論生民憔悴邊備廢弛不悟更以爲罪以

毀謗劾死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力言吾輩
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乃獲免謫石城所吏目
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而親戚諸饋遺堅
却之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畢舉總督都
御史秦紘檄董澐修書得屈廣城友白沙陳獻章
漸於學未幾暴疾卒年僅二十有六智慷慨有大
節甫仕時甚少銳然以天下爲已任嘗與御史鵬
言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於伏
下取旨近乃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隔也今
大政維新而君直奏對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一

機冢宰恕初召至一時上下待以神明智往造之
曰近代人臣不獲面君所以事事苟且願老先生
姑勿受官獨請對陳政而後受職庶其有濟一受
官卽無可見時矣恕不能用

約論曰茂陵時羅文毅章文懿陳恭愍之倫黯乎
賢儒也乃綱常君德二疏侃侃不阿陳公數忤中
貴人不懾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詎不諒哉鄒吉士
齒少氣銳皇皇以正君易世爲務不殆于孔子所
願見剛者哉令假之年益深漸於道庶夫

馬端肅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有異質童時

爲嬉戲則能使羣兒百十輩于地下伏之景泰初
舉進士官監察御史巡晉楚有聲天順中按察福
建鎮守中官怙勢橫繩以法民謳歌之成化中固
原土達反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會項襄毅忠討
平之已流賊起漢中潼關悉計勦滅又破虜平涼
臨鞏追至黑水口得其平章一人上時政十五事
及禦邊三策尋節制三邊虜入塞至湯羊嶺遇伏
驚走部分將擊逐之斬首多又勦岷州番破之召
入爲兵侍郎出總遼東兵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
士建州女直叛都御史陳鉞殺貢夷爲功夷叛命

撫勦時汪直中主鉞鉞阿直逢之頌共詆文升下
詔獄編伍語具宦者傳中直鉞敗復官致仕已起
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弘治初召入臺爲左都御史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教坊司奏雜劇褻侮文升正
色言 上初卽位念稼穡艱難而耕籍當綿綿憂
勤之思豈宜以此瀆 宸聽乎卽斥去二御史以
糾儀下獄文升言卽位初不宜輕辱言官遂得釋
已上䟽言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爲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
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
祖無過動也故太甲高宗迄爲殷令主而伊傳爲
元臣今陛下初嗣寶服而水旱災傷天鳴地震
是上天仁愛之意法古修德應天以實不以文
之時也惟深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
之不易知天命人心之靡常誠慎重節膳寡慾以
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儒
臣講學論治慈壽兩宮益隆其孝養親王介弟益
篤其友愛奇技淫巧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奇獸
必却之而塞其漸大政事有疑大文武臣有缺必

召內閣及府部正官面咨訪而後決緣邊將吏降
敕戒諭務保境而安民在京武備時嚴訓練以防
姦而禦侮科道爲朝廷耳目有小過曲爲之寬貸
大臣爲人君之肱股存大體特爲之優全左右譽
一人之善必究所從來毀一人之短必詢所自始
內臣中察其醇謹老成者親信任用而浮躁回邪
者踈遠之大臣中察其忠良者善任而便佞者罷
逐之 母后之家重賞賚而不假之以權外戚之
屬厚優養而不任之以事于宗室則推恩而昭德
于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

邪術毋爲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誠身體而力行之則帝王不得專美于前 祖宗可繼述無忝而天變從可弭矣已又上振肅風紀裨治道十五事 上嘉納施行改兵尚書安南占城有違言占城請兵文升請諭安南貢使俾各守分地而事解建州酋伏當加叛執至訊不服文升以數語折之立服竄南海又經略哈密語具四夷考中十三年正月朔陝西地大震水湧出如河是月虜衆入大同京師戒嚴 上召入便殿咨戰守方略薦保國公朱暉練兵爲備敕各邊謹斥候修戰具又遣文

武大臣許進陳銳率師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
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虜引去十五年拜吏部尚
書上召至煖閣諭黜陟朝覲官令精訪察汰不
職奉命栗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内臣
王端以大婚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文升方杜
塞倖門堅不從端詆爲抗拒科道爲力辨事乃白
因歷疏求退致仕去後逆瑾恨文升持正入朋黨
除名瑾誅復官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
立朝五十年義以身任國不避艱險屢蹶屢起不
爲變國大議衆莫能決文升以一言而定性介特

寡言咲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美貌望之知爲異人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云

彭惠安公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中爲刑部郎中張岐以壽寧侯故從外臺躡遷都御史入院韶疏岐倖進不可用乞召用故尚書王竑李秉葉盛下詔獄以論救得釋遷廣東司郎中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屹然持正不苟吐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往訊上奏言臣不忍屢畝奪小民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傷國本又下詔獄亦以論

救釋語具土田志中由是直聲震天下陞副使按
察四川尉風紀燭奸伏稱神明進按察使故事主
府堊祭遣中官韶䟽其勞擾乞獨行藩司便又劾
太監錢能貢琛奇擾驛遞陞廣東布政使廉問疾
苦而罷行之無倦寄請杜絕薦南海陳憲章學行
糾劾諸太監于外爲橫恣害地方者以星變上䟽
言臣伏觀天文見異彗見天田旣發于歲暮又形
于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
心仁愛之至警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于不言之
表者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

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來褒旌萬皇妃家幾與先
帝時母后家等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
下或加中宮之上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也
皇上春秋鼎盛嗣續宜繁而震位尚虛切繫人望悠
悠萬事莫大于此此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
鬱也惟聖明以時裁正彝倫攸叙而陰陽不調災
異不弭未之有也成化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
微之意嚴矣乃邇年來增數萬計利源兵柄多付
其手作奸犯科每貸不問陛下防微之意有未
終也夫貴近之臣人所憚畏又預外事便成輕重

宜及此時斟酌裁省內外職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實萬世無疆之慶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矣成化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乃邇年來鎮守公差爭市珍異以充貢獻海內臣庶實有憂心古人遇災必減膳徹樂今遇災變儆戒之日而以貢獻科害軍民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也夫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賦而民康所遣內臣不過剝取軍民之有以充貢獻豈出已物哉而水陸勞擾人畜疲填怨歸公家富盈私室則何益矣成化初保傳

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乃邇年來邊方多
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輒登保傳寺監衙門多
令兼掌其致仕又月與之米而歲給之力以此施
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激奮可矣泛然行之則人孰
不阿諛順旨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

之道有未終也自古平治責在大臣侍從大臣既
輕百司觀望後進一律世道何賴焉惟 陛下慎

之重之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則天
下幸甚已又䟽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殷煩
田野墾辟商旅輻輳可謂極盛矣然官府倉庫少

儲人民衣食難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
創造營繕之役而富庶不及何哉以害財者之多
也國初設官有數今中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
戚鮮少今遠近親疎日益繁矣初僧道有額今寺
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田賦有
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
初徃役輕簡今科歛繁重矣初載籍少刻今版行
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
今好奇習澆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及今而加意
愛惜猶恐無以爲繼况更啓而雜益之其將何以

善後哉 上手疏愴然錦衣鎮撫梁海者閩梁芳弟也韶撫廣東疏海本東人倚怙幽陰往來傳道動稱貢儀百方湏索所過蕭條芳恚甚欲中之會韶疏入從旁言韶每事要名方命獨左班文武左右之至大官故今肆無忌 上直視不語芳懼伏地不敢起久乃罷然竟調貴州以副都御史撫江南督料儲簡靖明法韶歷官四省兩直隸所至吏不敢欺士民親愛若父母召入爲大理卿以論內外官貢獻出巡撫順天弘治初召爲刑侍郎會浙江亂勅巡視劾罷不職守臣誅渠魁撫黎庶而事

平戶部言鹽法沮壞卽勅韶兼僉都御史理鹽法
韶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齊戶抑配尤甚宜
定浙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以緩民事竣繪煮海
貧人曬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進
吏部左侍郎彗星見天津韶疏上厚根本減役錢
正近侍慎官爵四事且言臣獲隨午朝日奉尋常
起數於國事何補請自今倣 祖宗勤政之典師
其意召大臣議大政如大陞除大災異及大邊報
諸經邦急務許令部院具事由以聞會議官就御
前評議可否取旨行次日補本備照其事體重大

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傳議於下朝時再議乃下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則不惟國是定事體熟而大臣邪正優劣畢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諸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漸以次弛張上嘉納四年陞刑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賊累鉅萬爲巡撫秦紘所糾景挾戚畹勢奏許紘逮獄詔竟抵景法褫爵景入賊八百兩忽內降免追詔上言景所追賊十未及一乃恃蒙恩私盡行蠲宥臣固知陛下優待貴戚有不獲已然如公論何且景賊旣以營求得蠲則爵位亦可以營

求而復爵位可復則征鎮又可從營求而得也臣
忝法守之官不敢阿順以自便幸 陛下明罰勅
法竟抵景法會旱應詔言近會議奏踰旬旨方下
恐涉少斷內使王萌苗通高允罪死原充淨軍恐
益恣無憚昌國公墳塋工程多宜量減陵戶勇校
等役已優宜量限權璫大忌之以疾告累疏乞休
上勉留再四命內侍以醫來後二年致仕卒贈太子
少保謚惠安韶孝友謙恭以儒爲宗務精白其心
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澄潤淵永人莫窺其際
方不忤物廉不近名與人容禮甚溫而嚴冷自將

不可犯弘治初與王端毅何文肅竝稱稱三大老而儀狀歎然不稱寒士至法理所在毅色昌辭人不可抑奪退處丘里以質儉起頽風正德中林尚書俊上疏言先年何喬新與彭韶俱起刑部屬官積官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深通經術諳達吏法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槩皆屬心焉然韶道適中和危言峻行諸謚法文正忠節之倫具有其質而謚不稱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特賜易名不報

皇明書卷之二十二

皇明書卷之二十三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名臣上

何文肅公喬新字廷秀建昌廣昌人吏尚書文淵子也幼讀書發難輒出人意表而沈晦周謹動必軌儒賢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嘗師其家尚書贈以白金文綺謝弗受令曰吾以壽吾師耳非贈君也日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爲主事歸塋卜地有顯人子孫貧欲鬻其先墓者衆謂此吉壤盍售諸喬新曰暴人父以

堊吾父吾不忍爲也進刑部郎孤介嚴冷持法平
端人莫可撓奪司分轄錦衣衛衛官校倚勢恣橫
司官多優容不則撾撻以報復喬新曰法者天下
之公安可枉也有犯坐如法有百戶逐其舅之子
而奪其產者掌衛事者囑右之持不聽悉奪產歸
焉衛官恚日撾撻其過不得聞乃相戒不敢犯時
部有大奏讞大章䟽難任者司寇卿一以屬喬新
倚重之陞福建按察副使會浙盜採壽寧諸縣銀
礦所過剽掠募鄉兵擊斬之奏減礦課之半捕海
盜控險設縣閩盜不得作表賢儒祠墓洪武初官

以牛貸與化民耕而歲徵其租牛物故而租入如
故民困病爲盡蠲其租政蹟高偉不屑瑣簿書陞
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盡鑄暴如
法鈞州民趙甲飲陳乙酒于肆醉夜歸溺河中訟
毆死誣服喬新曰肆民居櫛比誠毆也必有聞去
河遠負尸投之必有見者驗甲尸腦有沙石乃溺
死不當坐辯得釋開封竝郡境大饑大發廩賑之
附籍者六萬戶陞湖廣布政使荆襄大水躬拊循
發粟均賑荆民困徃不均則驗丁口登耗貲厚薄
列爲九等授役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

兵會山西旱饑出倉賑糶者三十萬石虜自河曲入塞伏兵灰溝旁掩擊之虜大敗去召入爲刑部侍郎會虜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日告急救巡邊練兵固險而宣言必搗其老營虜懼宵遁又敕賑山西饑請內帑及驚祠部度僧道牒得粟數十萬分部賑恤餽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全活三十萬衆播州宣撫楊友欲奪嫡誣嫡子反遣卽訊得實奪友官播州以安陞南刑部尚書疏守備內臣所侵奪蘆洲還貧民弘治初與王三原俱召入爲刑尚書錦衣衛官校齎駕帖出入逮捕莫誰

何喬新言舊制衛齋駕帖者必給精微批所至比
號乃行故矯詐無所托乞給批如故便京師水乞
選官清庶獄以弭災且請禁京師民習胡語胡服
者執法嚴毅中外權有力一切請寄不得行大學
士吉惡之御史鄒魯規得大理丞而喬新所薦郎
中魏伸者得用魯恨之遂誣喬新得金錢爲妻氏
鬻獄喬新杜門諸考驗下諸根連人于詔獄窮治
卒無狀事得白而喬新竟請老去後交薦不起卒
謚文肅喬新性耿介勵行自矢不營私自筮仕訖
老不阿權勢不以愛憎爲賞罰長臬時都指揮武

成者德喬新嘗薦之賸以犀帶銀器喬新咲曰故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成化中李孜省用事時右江
西人公卿類偕以進惟喬新曰吾戒之在得時也
敢自汙乎事不避夷險必行其正而精心禮學窮
老手不釋禮經論者以爲有德有言合薛瑄丘濬
爲一人云

倪文毅公岳字舜咨其先錢塘人也國初徙上元實
都父文僖公謙以南禮尚書奉命祀北岳母姚夫
人夢緋袍神入室寤而岳生生而神采瑩然玉立
山峙目炯炯望之如神天順初入翰林爲編修精

詳安雅充經筵官每進講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暢上爲悚聽翰林本業文岳獨留心世務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邊戎利害靡不畢綜弘治初爲禮侍郎佐耿尚書裕爲尚書所倚信尚書獨持大體一時儀文典禮茂陵升祔孝穆別廟多屬草草成尚書輒稱善不啻若已出人兩高之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疏寅畏七事已又陳八事略言今財匱民貧宜節儉爲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分封日增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言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歲喜事

者率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無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數事 上嘉納焉六年進禮部

尚書內臣韋春誘西番夷貢獅子欲開海道爲利岳力言獅本外夷之獸真僞不可知使真也非中國所宜蓄倘非真豈不爲外夷笑乎且南海非西域常貢之道宜慎防得斥遣去內臣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岳抗言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 陛下初登太寶削奪斥遣傳聞四方以爲盛德今復召且爲聖政之累京師大雨電岳言宜

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部類歲終一復爲具文岳按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傳時政懇懇爲上言之改南兵尚書贊機務秉正達變百廢畢舉十三年召入爲吏尚書於用人劑量均停雖未嘗破格拔士而羸縮弛張必各當其材大都以抑僥倖褒恬退滯淹爲主昌言正色干謁潛阻或勸毋別白賢不肖大過恐召怨殃毀令撓沮將不得行其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岳學識優贍於經濟固長而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獨推遜馬尚書文升然論

國事不繫爲苟同在禮部時文升言五嶽各宜從
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封岳言北岳恒山
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年殆不可輒改昔軒轅都
上谷在恒山西虞舜都蒲坂在華山北未嘗援都
改嶽 上從其議時天下財力大耗文升卧疾嘗
上言今計無從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以
佐國費岳爭曰馬公國元老言固當然東南民力
竭矣又復重困之恐因而生變卽誰執其咎乃不
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文升疏言中外
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乞寢兵岳手疏嘆曰馬公誤

矣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露章云然得無示天下弱乎不如請遣藩臣有威望者卽訊彼可靖也岳廷議慷慨持正尤長於奏議一寫千言奏答暢達考古訂今會文切理下至瑣屑案牘吏抱案前立運筆如飛略不經意就視之則宿構者不能及而練事達體卽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卒贈少保謚文毅

韓尚書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先世相州人宋魏公之裔也生而丰姿山屹舉止凝重成化二年進士擢工科給事中事不苟爲異而度事理當否物勢

便戾侃侃論不少借劾都御史王越冒功起釁薦
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時越附汪鑒
汪激上怒逮文華殿訊考幾死後累官南兵尚
書敬皇帝卽位實知文召爲戶尚書時訪咨以
政一日顧見文長嘆文頓首謝上歎者何上
曰朕欲理鹽法輒苦人沮撓邊儲日急且奈何
文又頓首謝退上釐宿弊七事上盡行其言太
監苗逵征虜無効而日費途十金文論劾之逵銜
甚請文督餉圖中傷而文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
抑戚畹中貴占奪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罷織

造諸事皆干犯權倖怨誹叢集而文裕如也會

上崩倡大臣劾諸閹爲瑾銜特甚日令人拮據其
過會有納內府折銀淆銅鉛進者以不能防奸矯
旨奪官給事中徐昂以論救除名已復遣邏卒偵
諸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尋以廣東司失金逮
下獄罰輸粟大同前後三千石皆稱貸以給竟破
家瑾誅復官致仕嘉靖初加太子太保存問卒文
廓大遂永而親賢下善能抑抑降損以咨詢遠猷
吏部請謚言文愚同寧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
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周文端公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父莊懿公瑄起貢士至南京刑尚書寬大詳雅去官無田宅可歸寓居江陵以終經以春坊中允事 敬皇帝于青宮講文華大訓 青宮起立聽內閣諷言太子起聽勞公宜跪請太子坐聽也不從弘治初陞禮部侍郎曰吾故青宮官也條奏必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不可不允經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共疏請早朝勤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戲樂語多直切中傳旨問疏出誰手耿尚書曰疏名首吏

部裕實具草經曰監立本口經卽有罪罪經時論
兩賢之陞戶尚書諸王請河湖稅不與曰民力將
不堪中貴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又不與曰鹽
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出境私販者必
多矣且壞法織造浙江者請竹木稅又執不與曰
關征非舊且浙大水民困矣 上說給事中曾昂
言國用不足請括諸省稅役金錢經曰國用不足
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
廣不節乃欲盡括天下財歸京師是剥下之道也
不可事得寢中官傳旨請大舍帑金三萬兩爲燈

費不發曰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內靈臺
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又執不與曰禁地非外人
得入獨爲守者私耳清寧宮役議調山東夫七千
人經曰山東歲歎民匱甚民不可輒動請以部羨
銀顧役又抑壽寧侯所請旁近田語具土田記中
經在清散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守
正應變剿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與華容鈞陽
洪洞何旴江戴浮梁張安福竝列爲名卿闢禍作
無慮皆被難時禮尚書李傑南城張昇咸以持正
忤瑾意奪官

戴恭簡公珊江西浮梁人父俾剛正有士行爲嘉興
教授造士懇至士思之愈久不衰珊承家學蚤自
厲爲無忝成化中以御史督學南畿已遷副使督
陝西學窮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所
取士動以文藝占器識心術與年長短位崇卑咸
稱歷副都御史撫鄖陽時鄖陽諸府豪右多窟宅
流聚以爲利珊刻日聽自首練爲兵自製營陣法
兵益練蜀盜野王剛入掠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
罪匿不敢以聞珊奏其養寇而合湖陝兵誅其首
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九年陞南刑尚書改左

都御史召還院益振風紀精覈吏治考察京朝暨
述職官黜陟咸允 上嘗意有所誅殺親鞫大獄
諸司震懼失次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 天威頓
霽 上知珊清慎每召見造膝面咨至移晷刻引
疾求退必優旨慰留若家人父子語具帝紀中十
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和粹坦中無
城府顧耿耿不苟合奉職守法不爲撓而意常近
厚祿仕四十年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而家無餘
貲數歷中外所至有聲稱而學政尤著

張簡肅公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父御史洪沒於

土木景泰初以死事蔭爲國子生少有奇氣七歲時里中有妖樹見恠卽指揮羣兒盡斬去不懾也天順進士以庶吉士與華容同兵曹華容醇亮端慤敷華方毅坦直竝見稱成化中叅議浙江處州礦盜作且議兵敷華曰是輕病而重治之也請徑往撫以肩輿入賊中撫之賊駭視曰果我公也皆駢首聽命執十二人寘之法餘悉解散有中貴銜命括古器敷華得劍一口授之曰盡矣或曰少敷華曰少民乃安多括民不安少而民安他何庸恤乎遷湖廣布政使以歲稔給粟散粥藥病掩骼高

直招商卑詞告羅修學宮資傭直以業饑者進副都御史撫山西以歲侵奏增鹽池課補藩祿大同歲餉多折納困軍敷華請太原北車可通行者聽致米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塋舉樂終南有妖僧蠱衆爲亂事聞朝議洵洵馬端肅在本兵獨曰張公實必辦此不數日敷華果授計山中父老縛之矣嘗上書言制治在行仁富國在增戶口請招撫甘泉一路流移并開鹽茶引納芻粟以備兵荒以都御史總漕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權貴干請拒弗納時稱鐵耳張例漕司負筭者輒假銀太倉而

寬其息約之償歟華曰 祖宗清法視地遠近爲
之費米有耗有淺有蓆有脚而軍士給月糧不啻
足矣今地遠近如昔費多寡如昔運四百萬亦如
昔乃貸以萬計則下剝上攘所致且今貸而明償
償已復貸將負責益深是終無已時也歲徵有常
將安所取之自是不益多事耶執不許又堤高郵
寶應湖以便漕十八年以左都御史召還臺首請
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讞重獄有寵臣坐法
或嘗 上意請末減執不可而考察京朝官多所
保全未嘗以帷箔不明之過棄才闕禍作矯致仕

已以楚中耗糧米三百石欲逮之修撰康海調瑾
曰公厚鄉吾厚省吾省愛張如父母忍薄之耶事
乃解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敷華風采峻凝矩度
尺寸不爽於義利介然閨門之內言咲不苟與路
夫人終身如賓平生未嘗與中官交通而功名之
際不事表暴宦久家無餘貲遺命無以悖入貲累
子孫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始敷華讀中秘時
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
不就後皆與鈞陽廣昌浮梁並八座協恭宣翊爲
名臣在南都奉公秉法望重南都稱四君子蓋指

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也子鰲山御史有風裁孫秩
今翰林

傳尚書瀚江西新喻人成化中入翰林累官春坊諭
德侍講讀夜必先具衣冠焚香按講數十過務積
誠意動上心弘治中官禮侍郎會南本兵缺廷
推倪尚書往瀚爭之曰倪公何可寘之南或謂之
曰倪不往公不當次進乎瀚曰吾知爲國而已庸
自謀乎已祠部給度牒時僧道集京師數萬權貴
多爲之地瀚力言此輦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奈
何揚瀾助波乎今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宜稍

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制進禮尚書保定獻白
鴉瀚言鴉白必不祥不當奏西安獻玉璽瀚言璽
形制篆畫皆不類出贗作無疑且國家自有寶秦
政李斯之物卽真不必出皆關大體會諸州地震
率諸卿陳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
齋醮省供御三十餘事疏留中又上言民心易感
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所陳事當
如抹焚拯溺猶恐不及而側聽弭月未聞宸斷
何以回天意而感人心也言警切深至瀚性慎密
有矩度必事而後行在上前舉步疾徐毫髮可

較畫疾請老不允則日理部事或勸其少休瀚曰
吾受上知辭祿不可辭位不可於職事其敢自
佚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瀚嘗言應事接物以
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

秦襄毅公紘山東單人也景泰中進士官南院御史
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薦知雄縣禁中官捕
獵誣得貨幾不測縣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調
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初知鞏昌所至
廉公有威禁官吏私市吏民畏愛歷遷都御史撫
宣大破虜柴溝堡以副都御史撫陝西秦府旗校

肆橫爲民苦悉捕論不貸秦王怒奏絃欺滅下詔
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
太息以聞上親閱其貲嗟嘆良久曰絃官都御
史不小矣乃貧一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
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體下之絃獨與抗
且密疏直諸橫擾事直還上問各省諸撫臣賢
否直迎上意首稱絃廉能上出絃疏示直直
頓首伏地而口稱絃賢不置上大賢絃而信直
益深弘治初以右都御史總兩廣克田州破海南
黎劾安遠侯景坐逮以臺諫交救免王尚書恕極

言絃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尚書十一年致
十四年以邊警起尚書兼都御史總制邊整花馬
池塩課開豫望城屯田前後捕斬虜九千修城堡
開窖凡萬四千所剄山厓三千里闢瑾革總制召
還部致仕家居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
絃剛毅廉介歷官四十年位孤卿居僅蔽風雨妻
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卒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
存者

楊文懿公守陳字維新浙江鄞人也五歲讀書一目
五行下然大父教之精思力踐不以記誦文辭爲

能景泰中舉進士更三喪有禮益讀書充養官翰林五品十六年不調或諷其援權有力者謝曰我嫠婦也抱節三十年今老矣寧當白首改志耶

敬皇帝出閣守陳以學士與周侍讀經咸以名德充講官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者輒刪去守陳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具條錄以進講大訓時太子以御制每拱立肅聽內閣安顧言講官宜跪講殿下請坐聽守陳經執不從上卽位柄臣忌守陳擬南吏侍郎上覽疏畱北上勸學聽政疏略言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誠敬君之大也臣於孟子
固非其倫然敬君之誠不能自己請陳之而陛下
擇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
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陛下御極以來屏棄
珍玩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而
堯舜可幾矣臣愚過慮保初猶易保終實難內養
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
今大戒豈能終始如一而終守乎堯舜之道哉伏

望遵 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御早午二
朝以聽政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賢侍班進
講 陛下與之徵詰疑義曲賜清問凡聖賢之旨
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辨知行精一之功以
及夫政事人才賢否得失之所以判天下古今治
亂興亡之所以分必聖心洞然而後已日御文華
置四書五經及 祖宗典訓其中輪閣大臣及講
官居殿右廂時備顧問必使一日之間居文華之
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散而理
明一念之萌一事之動惕然警省務檢人欲而循

天理則心常得正事常得中 陛下之得於內者

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乞御文華門府部

院六科各輪番列侍諸司題奏具揭面陳 陛下

詢其事情而裁決之外省官入見令條列地方之

事亦具揭而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其

陛辭赴任者臨諭以職任而申敕之有大政則御

文華殿召內閣府部院大臣各盡謨議以求至當

許諫官駁正 陛下審處而慎行之諸司題覆召

內閣面議而可否之凡大小羣工時優降顏色或

詢時政或咨才賢以及諸司之利病兵民之休戚

年歲之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莫不
泛訪之忠讜者進諛佞者逐狂直者容恕謇訥者
開誘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用天
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
博而致治之弘綱具矣內外交養日深以宏堯舜
之道何遠之有若以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闢門
爲迂說日講午朝徒應故事有司題覆並付司禮
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竊伏憂其所終上溫
旨報聞後數年上時召輔臣論政皆自守陳發
之時守陳在部位王尚書恕侃侃持正論而尚書

爲閣學士安吉所忌惡欲危之守陳累疏請老且言吏部進退百官此衆怨所集尚書恕老成公忠然且不免人言於臣何有蓋爲柄臣發也詔本官兼詹事專職史館乃太息言國家史事有三大闕未舉也靖難後不記建文帝事使當時朝政與死事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輯補景帝已復位號英宗實錄猶稱郕戾王疏留中者卽忠信正義關國家大體者例不得錄乞宣付史館疏未上而卒上甚悼惜謚文懿以實錄成贈禮尚書守陳孝友方正篤於信誼居常恂恂不勝衣而

是非利害毅然不回阻文辭詳雅讀經史獨見不
泥古弟守陞南吏部尚書官翰林亦清苦有文從
弟守隨工尚書二子茂先茂仁茂先刑侍郎茂仁
四川按察使世濟美其家弘治中茂仁以山東副
使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
興陳稅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專委大夏而責成功
且言水陰氣也其應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
䟽上爲內戚及中官所切齒詆爲妖言逮下獄科
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

吳文定公寬字原博直隸長洲人爲諸生時卽以文

行負重望貢入太學一時名賢爭下之年三十八
舉進士第一成化弘治間歷官翰林侍讀春坊諭
德少詹事侍 康陵青宮內侍不欲太子近儒臣
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 上疏言臣惟東宮講
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歲不過數月月
不過數日日不過數刻又間有推移甚且罷歇學
何自緝熙于光明乎古人八歲出就外傳誠欲以
離幼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
外 上嘉納寬進講都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
邪正安危之際未嘗不反覆爲上誦之 孝肅周

太后者 純皇帝所生妣也而孝莊睿皇后本母
儀六宮至是 孝肅崩禮官議陪塋祔廟不能決
寬以首詹與議衆相視以目寬出從容揖衆議臣
舉曾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爲別廟証議
得衷於禮語具禮儀志中寬宏厚淵穆好古力學
兩爲吏部侍郎輒退避若不及及官禮尚書掌制
誥衆屬望柄用柄臣忌寬名高已上輒不薦益冲
適無少望曰吾始望不及此數引年不允卒贈太
子太保祭賚有加禮謚文定王文恪稱其淵然之
度粹然之學舉世競趨避之如疾舉世棄遺服之

無數非意相干不見其怪終身與處莫測其淺深
雖憮人小夫皆知重其爲人而賢人君子亦自以
爲不可及也又稱其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
若簡淡而意味雋永明興文士獨推西楊有典則
公無愧焉

儲侍郎瓊南直隸泰州人幼穎異年二十三貧不能
娶母疾剗股肉和藥進母卒竭力營塋舉進士歷
吏部考功郎留意人才所考注臧否曲當交游稀
寡弘治中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
毓元李文祥竝以言事謫瓊上言五人者旣以直

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瘴海之間
毒霧瘴氣與死爲伍可憫乞還之風紀論思之官
宜有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召用已試之人
上從其言又論救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又上言
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擢太僕少卿禁
吏迎送除民煩苛及馬政積弊疏馬政便民者四
事明年以僉都御史總南糧儲局閑無事日專心
經史訪國朝典實輯之遷戶部侍郎沉重端毅中
貴同事者咸見憚時逆瑾恣甚公卿奔走瑾瑾愧
憤引疾閣學士東陽與瑾善允致仕且批瑾有才

望行起用居數月瑾誅再起諸倖倭繼用事益不
樂又乞休去自是屢起辭益力竟卒於家瓘淳行
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體貌清癯若不勝衣
而端默簡重凝然臺閣之器避遠非類門無襍賓
而惜才好善海內諸知名士咸見推引阨窮弗達
者必思以振起之邵文莊言持身以柴墟爲法終
不爲匪人累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否則終
日端坐而已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良
事無私昵語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竟以殉歛
其祇慎類此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澹沉蔚兼

晉唐風士林重之

謝祭酒鐸浙江太平人資性澄朗機神警發弱冠與黃文毅公孔昭友服膺儒素以古人自期成化元年以編修奉 旨校通鑑綱目因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徒口呶耳惟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窮理義大原 上嘉納又疏邊事言受降東勝乃大河藩籬宜練卒養銳漸規收復進侍讀入預經筵下內艱不起 孝宗卽位以薦起鐸先後在國子監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

屬構東西樓庀經史刻其上北監廟街湫隘市地
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
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美金不私入一錢
請從祀楊時斥吳澄條上教人飲才之術引疾求
去諸生詣闕請留者無慮數千人氣屹屹嗜義如
渴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然家居
孝友違養後輒無仕進意鄉人方正學死難沉湮
者百年鐸收綴其遺文傳於世嫻知困乏者輒周
恤然家無餘財節倖入爲之居常蔬食醴飲而已
其後有曾祭酒鐸景陵人弘治中入翰林爲編修

閉門歛迹日沈潛於學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
危坐焚香讀四書五經口不言人過及時政得失
虚心約已而憂時濟世之志惓惓焉屢請告屢起
屢歸嘉靖中交薦不起卒謚文恪

黃尚書曜字孔昭以字行浙江太平人年十四父俊
官職方母卒扶柩歸塋而反道聞職方計一哭輒
死翼日乃甦終喪家貧力學歲歉治糲粥雜芒粃
食之而易梁食其弟妹天順中舉進士授屯田司
主事著廉名調吏部歷文選郎凡天下州縣治所
善惡若人才賢否咸極意蒐訪比銓注令人與地

相適而叅輿論用之故事文選每杜門謝客爲名
高孔昭每延訪且注手籍無倦意每言曰國家用
人猶農儲粟儲之豐年卽凶歲不害人才得之平
日卽倉卒可用也今諸司考語得實者恒鮮吾復
無以盡吾心如人何或曰延訪善然迹涉嫌矣曰
心苟無他何恤乎嫌且便身而遺人吾不忍爲也
至持銓惟法不少借贊冢宰不用輒僨事故宰信
倚之滿九載考擢右通政使又五年陞南工部右
侍郎裁冗役繁節縮償逋課以萬計主藏吏以羨
金來饋孔昭怒欲白其事吏慙而退厰中掘地得

銅鼎綠如玉亟命工刻文廟字寘國學文廟中中
貴聞欲以獻以廟器而止詔大臣舉薦以應天府
尹樊璧福建僉事章懋對稱得人王冢宰恕舉爲
侍郎以自輔臺臣交薦而孔昭卒矣孔昭體貌嚴
重不諛語不戲咲內行淳備於國家無間自奉如
寒士而施予不倦立義塾訓族友人卒爲撫其子
經紀歸其喪謝祭酒鐸言公在文選時見之每色
喜知賢者之得進或色憂知小人之不得退也嘉
靖中贈禮尚書謚文毅子備亦官吏部郎忠厚質
直孫綰有文行論大禮官至禮尚書 卷二十三